

红巾军的故事

钟 晓 阳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 录

前 言

- 一 黄河渡口 (1)
- 二 “弥勒佛降生了吗?” (8)
- 三 地狱底层的火焰 (16)
- 四 白鹿庄誓师 (29)
- 五 黄河之水天上来 (39)
- 六 不堪一击的阿速铁骑 (49)
- 七 芝麻李智取徐州 (57)
- 八 徐寿辉蕲水立国 (65)
- 九 夜袭沙河镇 (73)
- 十 脱脱之死 (81)
- 十一 在小明王的旗帜下 (91)
- 十二 刘福通巧使反间计 (101)
- 十三 在三路北伐的日子里 (110)
- 十四 汴梁战役的失败 (120)
- 十五 益都保卫战 (133)
- 十六 瓜洲江中的波涛 (144)

一 黄河渡口

一三四四年，即元顺帝至正（顺帝年号）四年七月中旬一天午后，河南荆隆口（今荆隆宫）附近黄河北岸渡口，万里晴空，骄阳如火。宽阔雄浑的河面上，浊浪排空，涛声澎湃。

一个粗壮结实的农家汉子，站在高峻的河堤上，昂起头，声音洪亮地吆喝着渡船。黄河中流隐隐可见的那只小渡船中，传来了一声低沉苍老的回答。

一个书生打扮、肩背小包袱的人也来到渡口，问道：“大哥，等渡船哪？”

“是啊。”农家汉子打量了他一眼，问道，“先生您从哪儿来？”

“从大都来。”

农家汉子又问：“先生尊姓大名，如今准备去哪里呢？”

“在下姓杜，名遵道。唉，此身已到黄河边，欲往何方有谁知？”杜遵道说毕，叹了一口气，五年的劳碌，满腹的牢骚，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……

杜遵道出身在江南一个小康的读书人家。他从小攻读诗书，练习武艺，自以为是个文武全才。五年前，父母相继亡故，他继承了一点产业。那时候，朝廷里是秦王伯颜任中书省（元代中央行政机关）右丞相。伯颜仗着拥立元顺帝的“功劳”，大权独揽，专横跋扈，任意停止全国科举取士，堵死了书生们求取功名的路。杜遵道不甘心虚度一生，决定变卖家产，带上点钱，到大都去闯一闯。一年夏天，他来到大都，花钱打通关节，终于向枢密院（元代中央军事机关）呈上了一份建议书。他在建议书中指出了国家的一些弊病，提出应当重开武举，广收人才，还说若不这样，一旦发生动乱，就很危险。不久，枢密院长官任命他担任一名没有品级的文书官。杜遵道见自己得不到重用，建议又没被采纳，心中十分失望。一年后，御史大夫（元代中央监察机关长官）脱脱发动政变，贬黜了他的伯父、右丞相伯颜。接着，顺帝任命脱脱担任了右丞相，但国家的起色仍然不大。杜遵道感到“前途”渺茫，心灰意冷，终于辞官离开了大都，准备渡黄河，回江南，浪迹江湖，四海漂泊。可是，这样了此一生，怎能不令他感到空虚和惆怅呢……

杜遵道满腹怨恨的神情，没有逃过农家汉子的眼睛。“杜先生，大都眼下如何？”他试探地问道。

“昏君权臣，误国误民，嗨，糟透了！”杜遵道愤愤不平地说。

农家汉子脱下草帽扇风，露出裹头的红巾，笑着说：“依我看，朝廷里是糟，下面更糟哩！大元的天下，早已千孔百疮，病入膏肓（音荒 huāng）啦。”

杜遵道一惊，又发现了农家汉子头上的旧红巾，连忙问道：“请问大哥尊姓大名，您是教中的吧？”

“咱姓刘，名福通。咱不是明教里的，是入了白莲会的。这年头，咱们穷苦人入了会社，好歹有个依靠呢。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杜遵道对明教和白莲会这些秘密会社，过去也有所闻，此刻猛然觉得，这些会社很不简单，怕是有着深谋远虑的目的呢。

渡船靠岸了。白发苍苍的老艄公招呼刘福通和杜遵道上船站稳。小渡船掉转船头，冲进波涛，在浪尖浪谷中轻巧地跳跃，飞驶。杜遵道面对惊涛骇浪，毫不在意，在思索着什么。刘福通见了，暗暗钦佩。

“快一个多月啦，这河水还不往下落。”老艄公摇着橹，忧虑地说。“上个月初，连下了二十来天大雨，河水猛涨。不久，白茅堤和金堤都决了口子，曹州（今山东曹县）、砀山、虞城一带，百里汪洋，惨哪，死了多少人呀！”

“唉，这黄河，朝廷拿它也没办法。”杜遵道说。

“朝廷？朝廷哪一会认真治过它？”老艄公愤懑地说，“那些掌印的，全是孬种。水没来，耍着手腕营私舞弊，侵吞河款；水一来，比谁都逃得快。水一落，又象凶神恶煞般追税摊捐！”

忽然，天边出现了一块黑影，传来低低的“嗡嗡”声。不一会，黑影遮住了整个天空，河面上一片昏暗。巨大的“嗡嗡”声，夹着澎湃的涛声，显得阴森可怖。

“该死的蝗虫！南边哪个地方，又要遭殃了！”刘福通握紧拳头，恨恨地说，少年时代那幅凄惨的画面，又浮现在眼前……

刘福通是淮北颍州人。他十二岁那年五月，家乡遇上一次大蝗灾。遮天盖地的蝗虫，四天四夜都没飞完，白天全成了黑夜。大地上聚满了蝗虫，道路、田地、池塘都分不清了，车、马、人也无法通行。五天后，蝗虫过去了，大地上一片精光，别说庄稼，连树叶树皮、屋顶茅草，都给吃光了。穷苦百姓们没办法，只好捕蝗虫当食物，用水煮了吃，或晒干了以后吃。蝗虫吃光了，就吃死人。那年冬天，饿死了好多好多人。刘福通一家六个兄弟，就死了四个。可是，第二年春荒中，官府又来征苗征捐，敲诈勒索，逼得百姓们投河上吊，卖儿卖女，离乡背井去逃命。刘福通的父亲为了逃避赋税，躲进深山，被官府进山搜捕，抓了出来。县里那个“达鲁花赤”（蒙族正官，位在县令之上）说是要“杀一儆百”，下令一顿乱棍，把他父亲活活打死了。他母亲又气又急，饥病交加，几天后就死了。年仅十三的刘福通，带着幼小的兄弟刘六，离开了家乡，到处流浪。后来，兄弟俩遇到了大名鼎鼎的河北白莲会首领韩山童，就拜了师，入了会，



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。十几年过去了，刘福通已经成了韩山童的得力助手，成了淮北一带白莲会的首领。但是，每当他看见蔽天的飞蝗，却总要勾起那一段痛苦凄惨的回忆。

“嗡嗡”声轻下来了，大群的飞蝗终于过去了。天空中，依旧是晴朗无云，烈日炎炎。

刘福通看着杜遵道，心里思忖道，这个读书人，对于白莲会未来的“事业”，倒是个有用的人材呢，让他参加我们的队伍吧。他打定了主意，脸上现出一种神秘的笑容，说：“我这次回颍州，办些会里的事。杜先生既然一时没个去处，不如前往颍州一游，未知尊意如何？”

“好啊，”杜遵道刹时就明白了，对朝廷的不满，促使他爽朗地接受了邀请，“能有机会一睹会中的盛况，自然再好不过了。”

渡船靠上了南岸。两人上岸后，杜遵道取出几张至元钞（元代纸币），递给老艄公，老艄公却连连摆手不肯收。刘福通戴上草帽，笑着说：

“杜先生，老伯也是咱们会里的人，就不用客气啦。”

“老伯也是……”杜遵道惊愕地才说了半句，老艄公就从衣襟里摸出了一块旧的红头巾，迎风一扬，爽朗地说：“喏——这不是？！哈哈……”

小渡船远去了。刘福通和杜遵道站在堤坝上，久

久没有离去。杜遵道望着滚滚波涛，心潮起伏。上个月，他还是个“朝廷命官”；可如今他将要走的，将是一条充满着惊涛骇浪的道路啊！

刘福通目送着若隐若现的小渡船，深情地自语说：“多好的一位老伯呀！……佛祖弥勒，你究竟什么时候降生，给老伯，给我们穷苦百姓带来光明呢？！”



二 “弥勒佛降生了吗？”

一三五〇年五月到六月，整整五十多天没下一滴雨。田里的禾苗颗粒干瘪，又枯又黄，大地龟（音均jūn）裂，旱情严重。农民们两眼瞪着天，脸色阴沉地唉声叹气。

七月的一天，河北永年县东门外的大路上，走着一个游方和尚。那和尚身穿一领旧袈裟（音家砂 jiā shā），肩上背着个小包袱，头上戴着顶笠帽，腋下夹了个破瓦钵，边走边“笃笃笃”地敲着一只大木鱼。

太阳偏西时分，和尚来到了城东二十多里的白鹿庄。他在庄子西首的一座道观面前，鉴赏了一番。这座道观十分宏丽，一色红砖高墙，绿色的琉璃瓦，屋角尖上装饰着衔珠金龙，黑漆大门上镶着晶亮的兽头铜环，门上高悬一块“玉虚观”的红底金字匾额。道观内香烟缭绕，钟磬（音庆 qīng）之声不绝。

“这个小地方的道观，居然修缮得如此富丽堂皇，罪过，罪过。”和尚停了木鱼，叹息地自语说。

“你瞎说些什么！”门里窜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瘦

道士，扬起拂尘，指着和尚骂道：“我们全真教（金末元初兴起的新道教之一）修的道观宏丽，这是为当今天子祷福延寿，干你穷和尚屁事？！”

“贫僧不知内情，一时信口胡说，乞道兄恕罪。”和尚赔笑打躬，敲起木鱼，转身走了。

和尚来到庄子南边一幢独立的大宅子前，端详一番，独自点点头，进了大门。院子里没一个人。他循着微微人声，来到正屋外，只听得屋里有个稳重、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在说话，就坐在门边石阶上听了起来：

“释迦牟尼（如来佛）灭度（死）以后，世界简直是一天一天往坏里变，不但气候坏，天灾连年，就连人心也越变越坏了，特别是鞑子大大小小的‘汗’们（指蒙族统治者）。他们敲榨勒索花样出奇，什么‘常例钱’、‘节钱’、‘生日钱’、‘公事钱’、‘撒花钱’（均杂捐名）……真是不知羞耻！

“幸亏释迦牟尼灭度前说过，再过若干年，会有弥勒佛降生，到那时候，世界就要大变了：坏人死了个干净，宽敞的大地上鲜花簇簇，清澈的湖水中倒映着白云，金沙遍地，果树满山，庄稼一年能收七次，人心也向善了，大家争着做好事，太太平平过日子，连寿命也长了……”

多美的图画啊！多少年、多少代来，穷苦的农民们，谁个不是伸长着脖子，在向往这么个美妙的世界呢？！

和尚尽管知道那是《佛祖统纪》(佛教书名)中的话,但听着听着,也不由得闭起眼睛,陶醉地摇晃起身子来。

“和尚,你找谁?”和尚惊醒过来,定睛一看,身边站着个三十岁不到的青年农汉,束腰的布带上插了支竹笛。和尚站起来,打个稽首(行礼),嘻嘻一笑说:“贫僧名叫‘十豆三’,求见故人韩山童,请您告诉一声,多谢。”

“你等等。”农汉进屋,穿过听讲的人群,走到前面,说:“韩老师,外面有个和尚,说他叫‘十豆三’,是您的故人,想见您。”

“和尚?……‘十豆三’?……”正在讲经的韩山童听了,心里觉得疑惑。“……合起来是个‘彭’字呀,莫非是他来了?”韩山童眼睛一亮,转过黝黑的四方脸,捋着一络胡须,对身边九岁的儿子说:

“林儿,同你毛贵哥一起去接大师父,带他去后厢房,好好款待。”

“嗯。”韩林儿拉起农汉的手,跳跳蹦蹦向屋外走去。

夜幕降临了。后厢房里,和尚坐在椅上翻着一本佛经。朝南墙边神案上,香烟袅袅(音鸟niǎo)。墙上,挂着一张笑嘻嘻腆着大肚子的弥勒佛像。韩山童推门进了屋。和尚脸上时时挂着的笑容,眨那间消失了,出现的是庄重、肃穆的表情。他站起身,迎上去,一把拉住



韩山童的手。两人相互默默地凝视着……

他们俩素不相识，但又早就熟知对方。因为一个是名震幽燕的白莲会首领韩山童，另一个是驰名淮水的明教教主彭莹玉，另名彭翼。他们虽然从未见过面，但已经并肩战斗了多少年啦！

彭莹玉轻抚韩山童的手背，充满感情地说：“韩大哥，今天我们总算见面了！”

韩山童拉彭莹玉坐下，说：“彭大哥，这些年来，您可真不容易啊。”

彭莹玉谦逊地笑了笑。是啊，他的经历，是那样的坎坷而又富于传奇色彩——

彭莹玉出生在江西袁州（今江西宜春）南泉山东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。十岁那年，家里苦得没法活，父亲狠着心，把他舍给了袁州慈化寺。他跟一个六十多岁姓彭的和尚当徒弟，从此改姓了彭。从十六、七岁起，他就一顶箬帽，一个瓦钵，一只木鱼，云游四方。痛苦的童年，凄凉的生涯，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不平，使他深深感到，元王朝已经腐朽了。渐渐的，他放弃了佛教，改信了民间的秘密宗教——明教。经过多年传教布道，广收门徒，他逐步成了南方的明教教主。

一三三八年七月，在他的组织和支持下，他的徒弟周子旺率领五千多明教教徒，在袁州起义，义军号衣上都有一个斗大的“佛”字，周子旺自称“周王”。不幸，起

义失败了，周子旺惨遭屠杀。彭莹玉侥幸突围，逃到淮西，靠着教徒们的掩护，总算躲过了官府的严厉追捕。

两年后，案子松弛了。他记取失败的教训，用见人就笑来掩饰自己的真面目，忍住内心的创痛，流浪在淮西、汉水一带，继续传教布道，重新积聚力量。这一次，他打定主意：时机不成熟，决不贸然动手。就这样，一转眼又过了十年……

和彭莹玉一样，韩山童也有不平凡的经历。他家几代都是以反元为宗旨的秘密会社——白莲会的首领。他祖父当年在赵州栾城传教，触怒了官府，被流放到永年县，并一直受到当地官府的监视。韩山童当了白莲会首领后，自己虽然无法离开白鹿庄，但他瞒着官府，暗中广收门徒，然后让他们到各地去传教布道。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，他已经组织起了一支不算小的力量。

“山童大哥，您这么干更不容易啊。”彭莹玉兴奋地说，“不说河南、燕南（河北南部），单说淮北颍州吧，有了您的高徒刘福通和杜遵道、罗文素那几位，颍州明里是元王朝的，暗中快成了白莲会的天下啦！”

韩山童揭开茶盖，啜了一口滚烫的茶，把茶盏放回几上，说：“彭大哥，您过奖了。哎，彭大哥，咱们白莲会和明教，供的都是弥勒佛，教义也差不多，目标又一样，都想颠翻这元王朝。我看，咱们干脆合称白莲教吧。这

样，声势大，将来竖旗起事，彼此也有个策应。”

彭莹玉高兴地表示赞同。

沉默了一下，韩山童突然问：“彭大哥，您说，这天天盼、人人盼的弥勒佛，如今该降生了吗？”

“该降生啦，迟不过明年吧。”彭莹玉完全明白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，回答说，“如今，各地是天灾人祸一起来，穷苦百姓们盼弥勒佛，快等得不耐烦啦！眼下，咱们积聚了一些力量，加上方国珍的起兵，我看，时候快到啦！”

方国珍是台州黄岩（在今浙江境内）人，私盐贩子。两年前，他乘海船起义，击败了剿捕的官军。朝廷怕海运大都的粮食受方国珍的拦截，只好下诏招安，封了他个海尉兼海运千户。方国珍嫌官小，没多久，一声呼啸，又反下了海。韩山童有点看不起他，鄙夷地说：

“听说，他最近派人到大都，去贿赂（音绘路 *hù lù*）大官们，想再求招安，官做得大些。哼，这个软骨头！”

彭莹玉笑着说：“这家伙反反降降，也总能扰乱元王朝东南一个角吧。还有，听说朝廷明年要大修黄河。到时候，十几万民工云集河滨，这倒是个天赐的良机哩。”

韩山童又惊又喜：“好啊，到时候，咱给它弄进去几百人，做它一番‘文章’！”

“……”

两人笑着，谈着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屋外起了大风，下开了滂沱大雨。雷声隆隆，银蛇摇曳，仿佛是大自然发出信号，告诉久旱的大地，表示给它带来了新的、无穷的希望！……

